

改

亭

存

稿

改亭續稿卷之二

崑山方鳳著

玄孫士驤上服父重較輯

重脩半塘壽聖寺碑

天下之事成於人然必心公而力勤者能之公則人服勤則事濟用是道以施於家國可以樹弘勲垂末譽而況於一寺之脩復哉吾蘇半塘壽聖寺始於晉釋道生其雉之化形墓中青蓮塔中經聲之說其有無不可知然義熙中郡上其事建塔立院寺之成由此始則固不可遺也至宋治平賜今額其間屢燬屢復元季委之煨燼至我朝洪武中住持紹南宗復新之乃建正殿西方殿演法集僧二堂凡廊廡門寢

罔不精備其徒本覺復建千佛閣鎔銅爲像蓋體南
宗之心用力愈勤其隙地爲遊息之所凡登虎丘者
必於是少憇焉然歷歲旣久棟宇傾圯丹青剝蝕檀
越至無所依止住持方璉慨然以脩復爲已任於是
召方僧如寶以風鑑入人人皆趨之仍募緣於四方
所得皆儲於公罔敢自私大脩正殿次及佛閣又次
及真武殿廊廡山門其功井井然後塑諸法像煥然
一新輝映金碧不獨復舊觀而華美堅實抑又過之
非璉之心公力勤能致是乎經始於嘉靖辛丑之春
落成於壬寅之冬璉奉其師學問林之命欲紀其年
月於石而丐文於予予與璉師弟遠徃弗獲辭然因

是惜璉之才而有感焉昔勝國時建報恩諸寺名僧
智心主其事程公鉅夫每惜其才弗克大用今觀南
宗方璉之才與智心等耳使用之於國家其所立豈
止此哉予故諄諄於得人之難俾後之繼璉者知所
警發云爾因系以詩詩曰

惟寺之建成於得人得人維何心公力勤勤則事集
公則人服或怠或私其成易覆生公化雉神名上馳
乃建塔院肇自義熙有宋治平額加壽聖元季兵荒
一火斯罄逮我 國初南宗任勞本覺承志創業功
高鳩工庀材晝夜咨度殿閣巍義堂廡連絡歷年旣
久棟宇漸傾卓哉璉師脩復是承乃召方僧用術將

事遐邇播傳其來如市乃資勸募取給多方協謀公
費孰敢私藏有殿斯雄有閣斯起飛簷拂雲寧鎮百
里爰整法像儀從儼然忻忻相告瞻謁爭先茲功之
成伊誰之力僉曰璉師其勞不息豈特勞止寔惟心
公人服事就紹美南宗南宗及璉才可大用顧淹懷
櫛而失梁棟茲寺之未尚憑佛乘上下蒙福民安
國寧我作銘詩勒之堅石庶幾後人視此矜式

大叅肅庵王公去思碑

去思碑者大叅肅庵王公旣去蘇民思其惠而紀之
石者也爲政而惠及於民臨則戴之去則思之非其
誠之可以感人不足以致此公冀北豪傑也負不器

之才高空群之名由進士宰蘇之嘉定痛念吾民稅
重役繁志欲均節會薦入內臺不果未幾來守吾蘇
下車即訪父老詢士夫首以均田爲言衆皆曰均田
不如均稅於是遍遣緝練可托者度田分則按圖稽
籍視額之輕重而隆殺其耗寬窄肥瘠其平若衡搜
洗積弊鈎隱發奸多得米數萬斛以補冊荒陪償之
數而小民無不均之嘆矣稅旣平乃謀均役衆皆曰
差役不如顧役於是計畝歛銀若干總入於有司每
歲視役之輕重而上下其直勞人者利其力勞於人
者利其財而巨室無規脫之弊矣晝度夜思著爲定
令非惟里胥不能高下其手而司出納者亦不得伸

縮於其間矣蓋百世之利也及公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復奉

勅駐節太倉專督武備嘉靖庚子秋海寇橫發萬室騷動勢甚猖獗事者畏難自沮意在延緩公奮然以討賊爲已任請於朝命將出師師旣集猶持重未發公操戈爲先鋒戰艦雲繞霆擊電掣渠魁授首餘黨擒獲無筭多赴水以死不數日大慙悉平民用安堵蓋百世之功也公先此以御史按陝西按河南及守他郡皆能勵操執公激揚鋤奸慝保善良其可稱述者不止此此特載其在蘇者耳越明年公以勞績擢山西布政司叅政去之日蘇民遮道攀臥不得

已相率立祠貌公而祀之非積誠而能致是乎吾崑
耆民陳表陸可大等因民之心共興義舉請於邑侯
南田鮑君質石勒文冀垂永久乃濫及於鳳凰無文
者也不足以揄揚公之盛美第侯之尚德好義化行
邑人不誡而集其意不可拂也因紀其大畧而系之
以詩以脩他日作史者采焉公名儀字克敬肅菴其
別號云詩曰

肅肅王公萬夫之傑器重才充樹此弘烈言念民
瘼諏度是專爰創良法救弊補偏僉曰均田不若
均稅益寡裒多孰敢作偽僉曰差役不若顧役默
爲轉移孰敢偷逸暴客橫起三吳擾驚公赫斯怒

提師遏征田役旣均百世之利上信下從罔有異
議烽烟旣熄百世之功室家胥慶我惠自公公惠
無方惟蘇云久昌黎之潮子厚之柳公茲去矣民
寔眷之銘詩貞石以寫我私麥穗永歌棠陰勿伐
庶幾後人於公取法

集慶道院鐘樓碑文

道院建自宋再創于元至我

朝頽而葺之者三四矣凡爲屋若干楹前奉三茆君
其傍室祀里賢中奉諸佛像先禮部每歲旦朔望必
衣冠肅謁禮甚虔伯兄太常公記之詳矣後有隙地
道士朱惟廣全天澤議欲建一樓以寶良隅適 楚

府捨銅真武像及銅鐘各一惟廣師徒甚喜乃謀於
先禮部募財庀工建樓三楹經始於正德丙子四月
一日成於十月望日八窓洞虛四野豁目玉峯北聳
吳淞南遶几席之間百景俱會中設真武像其東南
隅實懸鐘焉惟廣又以茲樓宜傳永久不可無文因
率其徒沈繼方輩謁予紀其事予聞金部有七黃鐘
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爲之本可以應律呂可以
均陰陽器之有益於民生者也且吾里地大物繁數
百家錯居聚以萬指不假壘齊一之無以嚴昏旦之
禁一杵之撞隱隱闐闐震撼遠邇聞者聳愕雖有惰
民不能安枕而臥況俗尚耕織孜孜勤事者乎其有

益於吾民亦偉矣詩曰

惟院之建肇自宋元迨至我朝再葺而完前殿
中堂仙佛是奉酌水獻花勤我清供惟茲隙地奠
于良隅乃議建樓以實其虛鳩工歛財百手俱作
甫及兩時層軒告落楚王樂善遺像與鐘乃位
乃懸于南于東惟我村氓地大物衆齊其朝昏聞
者悚動載考載擊雷轟電飛懾伏一方罔敢或違
發攄幽微昭融品彙物無疵災年穀攸遂堅石斯
礪銘詩是鐫用告來者百世永傳

通明道院行祠之碑

予嘗見大家宦族每立祠堂必使釋老守之冀其可

父然釋老所居菴院爲強悍者侵侮穢褻則又奉鄉先生之主於一室名曰行祠以謝外侮二者蓋相爲倚重者也甫里通明道院宋咸淳六年里人薛氏舍宅爲庵願元以來守者不一其人景泰中創真武殿更今名招福濟觀道士戴伏膺焚脩其中其徒秦元陽湯日新繼之至朱惟廣益肆力充擴弘治中買地立屋遂爲名區然亦有橫民妬而侵之正德中謀於予兄太常公奉先親

勅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節庵公紳主事之蓋以先親贅十甫里朱氏於茲院往還甚密其精神氣脉或有在也惟先親之爲人剛正明達無一毫婣姻澳忍之

能有古陳太丘王彥方之風故其踪跡所至若壽聖
寺集慶庵及茲道院皆奉主事之是豈勢力所能強
爲哉傳曰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先親之謂也今日
之舉在吾家托於外任在道士借重於斯文皆無
不可也但求外侮不至內行克脩以世其祀事則已
矣性廣嘗謁楚府拾銅直武一銅鐘一旦給令旨
以朕褻慢嘉靖中嘗與國醢事召鶴有驗領部檄冠
帶書之以勵其後人詩曰

於維巨室則創行祠爰謀悠久釋老是資釋老見
侵假祠以重譬彼輔車相倚爲用惟茲甫里菴曰
通明自宋迄今再弛再興爰招典守來自福濟

香夕燈賢師高弟乃至惟廣其勞劬實資衆力
擴地拓居顯顯楚王遺鐘與像旣位旣懸萬姓瞻
仰仍給 令旨戒此橫民毋穢毋慢以瀆我神爰
念先公舊遊踪跡奉主以安洒掃一室惟公自立
正直剛方德孚譽遠洽于鄉邦豈惟茲菴祠自集
慶集慶之推乃傳壽聖心同地異奉事惟虔寔由
好德豈曰使然惟我子孫當世其德耕讀是勤以
衍厥澤惟爾道流功其脩勿污勿怠戒律是求
戒律之求綱繆我戶我戶綱繆人誰敢侮惟予小
子作此銘詩庶傳有光以慰我私

方氏行祠之碑

我先禮部碩德善行著於狀志表傳稱於鄉人道路者亦庶幾矣卒未踰年忽於江南管民憑此道其平生甚悉江南之民以爲神凡事禱之必應乃協力肖其像衣冠儼然導以鼓樂迎至予里閔然遠近老穉婦女皆持香來謁拜予兄太常公命集慶院道士沈繼芳洒掃前殿之東傍室奉之予思父母之恩一也况予幼多危疾吾母朱太安人有再生之恩非他人之爲母子者比因追肖其慈顏與先禮部並南向庶慰不肖父鬻之懷太常公旣歿其孫世儒追念先德肖像於先禮部之東西向予以薄宦奔走南北生不能曷色養之誠死不能盡棺殮之禮每以爲恨遂從

伯元亦肖陰容於西東向莊嚴靜坐二親之側以贖不孝萬一之罪則曰以禮未合君子亦當哀其情而姑許之可也或者曰人死氣盡古者鄉先生歿祭于社不過行崇報之典爲世勸耳子乃肖形事之效丁蘭刻木之舉不涉於誕耶子曰嗚呼是未知鬼神之情狀者也昔伯有用物精多尚能昭著靈響廟食百世況我父兄鍾靈長之氣種德綿嗣積文久者乎其不隨凡鬼而廢滅也審矣像而親之不亦宜乎傳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氏子孫其念之哉是後香火必勤尚鑰必嚴參謁必恭無穢無褻以安神爽兒子葉孫元健誼買石勒文以示永遠故旣序

其事而又系之以詩詩曰

惟予方氏十世傳祖功宗德何綿延卜居南瀆世
弗嬰有田一區屋一廛卓哉先公操行堅剛方正
直無私偏死能爲神理或然口碑籍籍行人鐫懿
哉吾母女中賢素質貞婉四德全相夫教子心孔
專冠帔燁燁乘雲烟篤生太常號謫僊詩書揮腹
何深淵金緋歸來呼酒船遺家何物惟殘編惟予
不德踰稀年思親不見空自憐生不能事心如煎
今也侍側猶生前一室四像相蟬聯天親再聚骨
肉圓人間幹運別有天從今不使歸重泉子孫承
奉須勉旃晨昏香火禮必虔長念爾祖耕心田舊

章是率無忘咎嗚呼舊章是率無忘咎

天論考

昔韓子謂天之元氣陰陽既壞人由以生猶菓蓏飲
食既壞虫由以生人之血氣散敗壅爲疽瘍虫由以
生人生則作用萬物而天之元氣益壞虫生則食齧
攻穴而物之禍尤甚故人者天之所惡有能殘殺之
者天之所欲也人顧不知每遇患難則呼天而怨之
不知天者也柳子以其言爲有激之言不取也作天
說以折之劉禹錫聞之曰柳子亦有激而云非所以
盡天人之際也作天論以極其辨謂世之言天者有
二一則以爲天的然有物一則以爲天必福惡必禍故陰

隲之說勝焉一則以爲天非乎與人不相同善未必
福惡未必禍故自然之說然焉二者皆未得爲定論
乃立天人交勝之說不下一言語天道則曰生植曰
強弱語人道則曰法制曰是非至以操舟之安危爲
喻一沉一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則又近乎自然之
說而欠脩爲之功至我朝劉青庄作天說又專委
於氣則又似氣重而理輕亦非定論予以爲天者理
而已矣吾知順乎理即順乎天矣而其禍福之來不
必介介然較其報施可也其見於經傳者曰順天曰
奉天曰敬天曰畏天曰承天是古之君子不敢以自
然忽天而脩於已者無不至曰順受曰俟命曰聽天

曰樂天是古之君子不敢以陰陽必天而待其來者
無庸心其亦庶乎其可矣昔人論鬼神有曰不可滯
其有不可忽其無遇於天道亦云

論性考

杜牧謂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楊子言善惡混七
情之中愛惡二者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
也故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惡與生俱生
者也故牧獨取荀子之說爲優子謂三子之言孟子
所得爲多而猶有所未盡上智下愚不移豈得人皆
可爲堯舜不過誘人爲善故其言不覺其過耳惟孔
子性相近之說萬古不易只一近字善惡皆在其中

但相去不遠可以爲善可以爲惡到得習時則善惡相去遠矣若楊子善惡混之說則又無分別混字與近字相似而實不同學者不可不察也

配享考

自唐祀孔子配以顏子至宋陞孟子與顏子並配其後因伊洛之學興推原道統之傳議者曰傳夫子之道者顏子也曾子子思也傳曾思之道者孟子也於是建言顏曾思孟並配夫子謂之四配其次十哲曾子舊在十哲子張舊在七十二子之首後自兩廡陞於十哲以補曾子之闕此有宋之制也至金時夫子居中左顏右孟並南向居曾子於從祀之中降子思

於兩廡之末夫子思孟子之師也曾子師之師也卑其師而尊其弟於理安平此金之失制也元時因許約建言一尊宋制至我朝因之或者以顏輅曾點父也回參子也子先父食爲言則當以朝廷之禮折之非一家之私也

海潮考

占之論潮者非一家而神鱣出入地勢浮沉之說皆不足信或曰潮之盈縮因日出入於海日近則炎蒸燂熾水爲之枯爲沃焦釜之說日遠則火勢殺而潮復盈或曰水爲陰類月爲陰精潮隨月而盈縮與日無與著爲濤志定其朝夕至唐盧肇乃謂潮之盈因

日出入於海激而水湧如烹飪然水方在釜以火爇之則水自沸及日既遠則火殺而沸息潮乃縮焉與沃焦之說不相似其大槩則曰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世頗以爲近理至宋儒余安道氏獨非其說乃曰月之所臨水往從之月臨卯酉則潮漲平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平南北初不係於日蓋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非因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來亦合沓不盡非因近於日也我朝史伯璿氏則又非余之說乃曰月之所臨水往從之月與海相去萬里豈有從月之理乎且余氏謂朔望則六月弦

則小其說似矣若夫春秋潮漲豈亦係於月乎至童
軒氏又譏史氏泥其迹而不察其理知其非而不信
其是謂古者取水於月取火於日其氣相感余氏月
與水相從相應之說未爲無理而史氏譏之過也及
其論春秋之中潮勢極大者蓋二月爲卯卯支辰爲
兔世謂月中有兔兔之生必望月則其說益誣矣予
謂潮必應月月必隨日三者不相離其氣相通而以
從日從月偏言者皆未得爲定論也書之以俟知者

物異考

有序

語曰子不語怪蓋恐後世好奇之士立爲變幻不經
之說以惑亂天下以此防民而邪說不息然宇宙之

廣氣類不齊人妖物恠在在有之予因閱史凡異之甚者輒記之庶資博聞者一笑非敢以惑衆也凡七條

水異

魯襄公時穀洛二水鬪將殷王室後數年有如日者五出於水秦武王時渭水赤三日昭王時又赤三日秦遂亡漢安帝時水赤如血鄧后專政符堅時遙見地色如水謂之地鏡堅死紹興中田水如爲物所吸聚而直行平地數尺程氏井水溢亦高數尺矯如長虹聲如雷二水相鬪一刻各退歸舊處乃解

火異

惠帝元康中武庫火燒異寶若王莽頭孔子袞漢高
斬白蛇劍及兵器一時蕩盡是後懷愍見殺太子之
罰也天順中相國寺灾見赤塊飛入門頃之北飛佛
閣亦灾齊武帝永明中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
有沙門從北齋火至火赤於常火而小能療疾咸呼
爲聖火病者取以灸至七炷即愈

青異

哲宗政和中宮中青作狀先若屋倒聲其形丈餘彷彿如龍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腥血四洒兵刃不能施或變人形亦或爲驢其出無時宣和中洛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大色正青方夜即出掠小兒

傷食之後晝亦出入人家爲患謂之黑漠二年乃熄
哀帝建平中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和
帝建和中北地雨肉似羊肋大如手魏公孫淵時襄
平生肉長圍各丈許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能動搖
吳將鄧喜殺猪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猪
肉喜引弓射之而中咋咋作聲繞屋三日晉武帝太
康中阿陰下赤雪三頃劉聰建興中雨血深五寸赤
氣至天中有赤龍奮飛流星入紫微龍形有光落于
平陽視之則肉甚臭肉傍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
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
於隕肉傍天寶中楊慎矜父墓草木皆流鹽穰之慎

矜裸而桎梏於墓側血亦不止李林甫家東北隅每
夜火光先起衆小兒持火出入爲戲建炎中新城縣
夜風雪若數千人行聲歌笑雜擾昏黑莫辨窺之無
所見明旦雪中有人獸跡流血十餘里

木異

哀帝建平中汝南屋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
面白頭有鬚髮長六寸一分靈帝時有兩樗樹皆高
四尺其一株宿夕忽暴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
目鬚髮皆備劉曜時有大樹風吹折一宿忽變爲人
形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二手皆斂若欲揖
者亦有二足着裙之態惟無目每夜有聲

金石異

元帝永昌中甘卓將襲王敦還家議事金石多變惟卓心疑索鏡照之不見其頭是日卓爲敦所襲後唐天成中僞漢掘古劍有文曰已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護重重蓋唐太宗已亥生水同宮也其下三句爲聖君出三字成帝鴻嘉中大石如雷鳴二百里外野鷄皆應而鳴俗呼爲石鼓石鼓鳴則有兵魏明帝青龍中水湧寶石負圖象如靈龜有石馬七隨之上有列宿鳥獸之形唐垂拱中武威郡石化爲麵貧人取以給食熙寧中益陽縣雷震山石盡裂出米十萬斛炊之成飯而腥不可食頃之米黑

如炭

人異

春秋文公時長狄兄弟三人被殺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高於軾秦始皇時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漢景時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魏襄王時有女子化爲丈夫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人生一子平帝元始中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臂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靈帝時江夏黃氏母浴而化爲黿入于深淵時出水上簪猶在首元康中梁國女子嫁夫戍長安不歸父母更以女適人女固不

從強而配之尋病亡其夫戍還逕至女墓開棺號呼
女遂活後夫爭之不得復歸前夫惠帝時京洛有人
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性尤淫元帝大興中有女
子陰在腹又有女子陰在頭俱好淫安帝義熙中無
錫人趙末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
死儀鳳中衛士胡丁年妻吳氏生一男一女其曾相
連其餘體各異乃析之則皆死後又產二男亦相連
至四歲獻于朝淳熙中崑山縣石工採巧石石墮墜
之又三年八月他石工聞石中呼聲報其家鑿石出
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我肌如裂俄頃聲微噤不
語化爲石人貌如生

虫異

長慶中吐蕃隴上出異獸如狼而腰尾皆長色青迅
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不食漢文時吳有
馬生角右角三寸左角二寸靈帝和光中長史馮巡
馬生人惠帝大安中張聘所乘母牛言曰天下亂乘
我何之聘惧而還牛又曰歸何早也後又人立而行
後周建德中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
青與黑鬪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于
河成帝咸和中豕生兩子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則
豕隋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法於塲園之上夜
大豕與小豕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又

有人寄宿聞其家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爺將殺我何處避之其一荅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明日客告主人如其言覓之得二豕開皇中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闢而墜悅獲其一養之數旬失去成帝河平中長安石良劉音二人同居有人在室中作聲持杖擊之爲狗走出忽數人持兵至良家良等格殺皆狗也吳諸葛恪將朝犬嚙衣止之如此者再乃令人逐犬遂升車入朝是日被害後主時凡內犬皆有官稱甚至開府議同雌犬有夫人郡君之號天寶中李林甫將朝取畫囊視之有物如鼠躍下地即變爲狗雄目張牙欲嗜林

市郎射殺之惠帝永康中趙王倫既篡得異馬其能
名有小兒見之曰服角馬翳倫將小兒入宮閉之深
戶明日視之皆不見安帝雍熙中朱倚家婢炊飯群
鳥來啄婢不能逐有獵犬咋殺二鳥群鳥因共啄犬
殺之盡噉其肉魏齊王正始中王周南爲邑長有鼠
語曰王周南某日死王不應後又語曰王周南今日
日中死王又不應至日中鼠煩盛而死慶元中鄱陽
民家一猫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皆同如母子相哺民
惡猫殺之鼠呾其血

夷俗考

有序

夷俗本不足錄但憫其均是人也生於夷壤於習拘

於法終不可化然其間亦有好詩書守節義終三年
之喪無淫妬之女可見人性之善無間夷夏而又幸
我中國之人生此善地得見衣冠禮樂之盛故畧述
其俗之甚異者書之凡四條

東

馬韓國出大栗如梨雞尾長五尺作土室如塚開戶
於上少年勇力者以繩貫脊皮纏以大木懽呼爲健
以誇於人辰韓國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
升生兒便以石壓其頭欲其匾故其國人皆匾頭行
者相逢皆住讓路倭國女子不淫不妬犯法者沒其
妻子其俗以蹲踞爲恭敬飲食以手而用邇後以

女子爲王訊獄置小石於沸湯令犯法者探之云理
曲手爛或置毒虫於甕令罪人取之曲者即螫手國
中有五經及佛經白居易集並於中國得之高句麗
國叛反者縛之大柱燒而斬之盜則償十倍不能償
者以子女爲奴拜則曳一脚於後立多反拱行必插
手俗尚淫男女相悅即爲婚亦無聘材或有受材者
人以爲賣婢高麗國知文字庶民子孫夜誦書畫習
射宋時遣使進別叙孝經一卷越王孝經一卷新義
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又表求板本九
經詔與之三歲一試舉人有進士諸科美學每試
百餘人登第者不過一二十人地產龍鬚席白碯

狼尾筆士女服尚素每十二月朔王註京官外官則
付國相又有國子監四門學生徒六千人貢士有三
等王城曰士貢郡邑曰鄉貢他國人曰賓貢既試之
王親試以詩賦論病不服藥惟咒咀厭勝子拜父亦
荅半禮挹婁國冬以豕膏塗身厚半寸以禦寒夏則
裸袒以尺布蔽前後其人臭穢坐則箕踞以足挾肉
啖之若冷肉則坐其上令溫煖將嫁娶男以毛羽挿
女頭方卜日人死即日塋之殺猪積墓上以爲死者
之糧有哭者謂之不壯勿吉國嚼米爲酒亦能醉人
俗以溺洗手面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方成婚
妻若淫人告其夫夫輒殺妻而又悔必殺告者由是

淫婦終不發扶桑國其地多扶桑木故名葉似桐初
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以皮爲紙有大牛角
載二十斛女國女人潔白有毛髮長委地二三月後
入水則有娠六七月而生女人胸前無乳項後毛中
有汁可以乳子五日能行三四歲則成人矣

西

乙弗敵人不食五穀惟食魚與蘇子狀如苟杞子或
赤或黑見他國人便走避其行如飛吐蕃君與臣爲
友號曰共命其數不過五人君死之日共命人日夜
縱酒於脚下針血出盡乃死殉葬又有君所親信者
用刀鋸腦或以木刺兩肋死亦殉焉大食國海中有

一方石石上有樹赤枝青葉樹上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能笑人摘取入手即乾黑大羊同人皆徹髮多風雪水厚丈餘俗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其酋長死挾去腦實以珠玉五臟皆以黃金易之又造金鼻銀齒以人殉葬大月氏國人乘四輪車用八牛挽之能鑄石爲五色琉璃光彩奪目康居國人皆深日多鬚釀葡萄酒至千石十年不敗以六月一日爲歲首至此日王及人庶剪鬚髮馬上射七日俗尚天神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首其日國人徒䟽號哭求天兒骸首置一院蓄狗甚多人死置院內令狗食之天竺國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其人皆學悉

章書於貝多樹葉以紀事獅子國舊無人止有鬼補
有龍居之諸國來市易不見人形但百貨俱集且示
價商人依價償而取之諸國聞其爲樂土因止其地
遂成大國三童國人眼皆三睛珠或有四舌皆能言
詁短人國人長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髮有大鳥高
七八尺每啄食之短人持弓矢以自脩波斯國有大
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不能高能啖人若有叛者鈇
灼其舌瘡白爲直黑爲曲又有汚穢蛇狀類鼠青色
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悅般國人能割人喉斷擊人
頭骨碎陷血流以草藥納口中須臾血止復生亦無
癥痕東女國子從母姓不從父姓每年十月巫者至

山中布糟與麥呪呼久之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
腹中有穀者歲豐否即大灾名曰鳥卜人死剥其皮
藏之骨肉皆納甕中而瘞之吐火國男多女少兄弟
通室婦人有五夫則首戴五角十夫則十角無兄弟
者結義他人方得共妻否則終身無婦矣生子屬長
兄

南

盤瓠之後曰僇生子能行燒鉄石烙其蹠躡故履茨
根而不傷試刀必以牛一割即殊者良刃也歲首祭
盤瓠雜揉魚肉酒飯於木槽群聚而號爲盡禮男女
相得則男至女群咿嗚負所愛女而去其父母方喜

姪女二年男不負有父母以女爲人所棄每欲殺之
其人性同禽獸父子相殺惟手有兵刃者先之旣殺
父走避於外求得一狗以謝其母不復嫌恨若報仇
殺人必食之兒女死一哭而止親戚私相賣賣者號
哭不服即將買主入官爲奴俗尚淫祀且畏鬼甚有
賣身以供祭祀者附國人累石爲巢高十餘丈妻其
群母及嫂父亦納子之妻人死覆以獸皮舞劍而呼
云鬼取我父我必殺鬼西原蠻洞主酋孛娶數妻皆
號曰媚娘其洞官家婚姻聘禮千擔婿來就親女家
於五里外結草屋與居男女婢僕甚多成婚之夕兩
家各盛兵爲備小有言則相鬪壻能多殺婢則妻室

畏之否則謂之懦居半年方歸夫家人有遠出歸者止三十里外遣巫提竹籃脫遠歸人衣貯於內前行言爲行人收冤歸也尾蟻蠻其人有尾長三四寸欲坐先穿地爲穴以安尾尾折便死能食人惟識母不識父有賓客殺老者以供厨賓婚有期老者必泣黎峒蠻居室架木兩重上以自居下以蓄牧婚姻折箭爲定親死食生牛肉以爲哀痛葬則昇輓令一人擲雞子於地不破處卽爲吉穴客至主人出不交一言置酒先以臭味客若食不辭則喜少有嫌則逐客凡會飲人人持刀三杯後方已然亦置刀身傍一語不合則起而相戕商人負其一錢十年必獲而後已或

謀殺其一雞則鳴鼓告衆曰當償一闔一闔者雌雞
各一也又筭每生雞子若干必至數倍乃已哥羅國
征伐皆乘象每一隊象百頭每一象百人衛之有官
者方留髮嫁娶以檳榔爲禮死亡則焚尸盛以金甕
沉于海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甕中
數日成酒人將死親賓歌舞於郭外有鳥如鵝口如
鸚鵡而紅色飛來食死人肉盡乃燒其骨沉海中以
爲上等人也

北

烏桓國嫁娶先私通百日後方行禮婿至婦家朝朝
拜其妻而妻之父母則不拜爲妻家僕役一二年妻

家乃更厚遣送女凡事只從婦謀能作白酒如中國之味而不知作麴病者燒石自熨或刺血出親死歌舞殯之燒熟犬并死人衣物殉之鮮卑國婚嫁先懸頭至三月男女大會然後各從所愛者配合獸有野馬原羊角端異於他國高車國初匈奴單于生二女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築臺置二女於上請天自取之有一老狼日夜守臺而嗥臺下作穴若居室之狀其小女曰父命天來迎此必天使取我乃下臺爲狼妻生子遂成高車國其人好引聲長歌有似狼嗥都波國結草爲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取百合草根爲糧緝鳥羽爲衣人死以木櫃盛尸置

樹上任驚鳥食之契開國有鉄向水賊溺如血又有
交真人善作鹿鳴野鹿皆至射而取之又醴釀爲
酒醉則網之醒則解不能多殺人其後化爲狗國人
身狗首長毛不衣能爲大嗥其妻皆漢人能漢語生
其國其妻憐之棄其狗犬出使逃歸臨行與筋十餘
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筋知爲己
家物必啣歸則不能追矣室韋國以皮爲舟屈木爲
室以猪皮爲席婚嫁兩家相許婿盜婦去然後行聘
禮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妻難共居也雜度寐人甚
長髮皆裹頭人輕健一跳三丈又能於水中立浮卧

浮履水而行如陸地然黠憂斯國赤髮皙面綠瞳以
黑髮爲不祥黑瞳爲野種男子黥手女子黥項謂康
首爲茂師哀以三哀爲一時

陟亭續稿卷之三

崑山方鳳著

玄孫士驤上服父重較輯

明故矯亭方公配高淑人台蔡行狀

嘉靖庚子九月三十日伯兄矯亭公卒于正寢時公之子策以使事在河南弗獲與水訣鳳與公之孫世儒經紀棺殮如禮公未卒一日執鳳手曰我死汝作狀求玉峯先生誌吾墓鳳泣受命公姓方氏諱鵬字時舉號矯亭居崑山南新瀆里今十世矣曾大父文貴大父盛俱以高年享冠服父麟以公貴贈承德郎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母朱氏封太安人公自少有異稟能記憶前身事了了如昨識者以爲不凡年十

八爲成化丁未游縣膠越三年爲弘治庚戌補學生
大家爭延爲弟子師庚申講學于松從者益衆辛酉
中應天府鄉試第二人又八年爲正德戊辰中進士
高等授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庚午丁外艱甲戌服
闋復除南京刑部湖廣司乙亥陞本部廣西司員外
郎尋陞福建司郎中丙子丁內艱巳卯服闋改除南
京兵部職方司庚辰調南京吏部文選司又四年爲
嘉靖二年癸未陞浙江布政司左叅議乙酉陞山西
按察司提學副使䟽乞致仕丁亥用輔臣薦改右春
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戊子充
經筵講官壬辰天鄉試己丑編纂

御札

廷試掌卷陞南京太常寺卿疏乞養疾辛卯削銜開
住癸卯 詔復致仕成成以策貴加封通議大夫公
鄉試會試皆刻其文以式多士其在刑曹也上官信
重之疑獄多所平反因太安人在宦邸思歸乃具疏
養疾奉之還崑其在職方也聞逆濠之變京師戒嚴
促裝赴任白岩喬公時在兵部甚見稱許其在文選
也龍灣廖公委考察庶官去留不苟人無異言其在
浙藩也分守溫處寺田占于土豪民田入于軍衛沙
田奪于巨室惟江田爲小民累皆爲區處因著爲令
其他重學校表名節尤加之意士民悅服其在山西

也部使者處之不中節棄官而歸遂乞致仕約宮論
顧未齋輩十人爲吊古會祭劉龍洲李樂庵諸墓其
在翰林也主順天鄉試同事韓庶子以序文錯誤被
劾降官公奏願分其責得罰俸時以爲過厚其陞太
常也以時宰薦非公本心乃兩疏乞休得養疾再創
縉紳會日登日涉以詩酒自娛然時宰滋不悅削新
陞太常職名間住後以恩詔復致仕立義塾建里
賢祠春秋率諸子姪祭享給族濟貧化孚人人公自
休謝薦於言官者八臺閣者二有司者一而公自疏
乞休者七後吏部奏復起用以疾不能赴朝論惜之
公存心純謹制行詳愷厚宗黨待朋友處鄉井一以

心信慈仁爲本其出仕也則以國事如家事無間常
變難易莫不殫心盡力不敢有一毫怠忽之念其歸
隱也閑逸我園於溪南建養心齋終日獨坐一薰一
茗以書爲堵以道爲樂至晚則呼酒使童子歌以侑
觴一切世味澹然無所嗜惟著書考文真爲癖好其
詩文平實典雅雖甚病不廢足不跡公府故舊在要
地不通一書客至不一接雖取怒亦不顧蓋所得者
重而所見益輕矣所著有矯亭存稿矯亭續稿治心
要語續觀感錄責備餘談崑山人物志及脩崑山東
光二縣志行於世其生成化庚寅三月二十二日享
年七十有一配高氏累封淑人性寬緩雖貴富不廢

經績荆釵布被如寒素家未嘗有驕侈之態待群下以和以慈人咸德之封應天府府丞霄爲其祖敏爲其父母張氏後公十四日卒爲嘉靖庚子十月十三日生成化辛卯二月十日享年七十子男一即策光祿寺署丞娶周氏養利州知州在之女女二長適太學生梁金次適上元縣丞朱希顏先卒孫男一世儒太學生娶闕里孔氏台州通判承祖之女女一適嚴世相曾孫男一曙娶湯氏中書舍人土偉之女女一許陳某刑部主事儒之子策歸自河南念父母連喪日夜哀毀成疾竟不起嗚呼痛哉世儒承治命卜新

一李長山臣字圩擇某年月日奉柩合葬鳳敢爲

狀求名公巨筆爲幽堂之銘以昭來世惟垂憫不拒存歿均感

范母趙孺人墓誌銘

人皆曰德可致壽又曰禍福倚伏屈於此必伸於彼似也然以范母趙孺人徵之吾未見其應焉孺人世居崑之平樂里家素雄於貲父璠母張孺人事之以孝閨年十七歸守坡范君奉舅永康翁姑蔣如其父母事守坡順而弗專宜於室人和而弗隨勤儉理家工紕績重賓祭米鹽之細栖柵之養身自指畫不以富室女自銜若此者非德之幾望者乎然入門遭家多難弱困嘔逆姑旣瞽且痿而守坡又以憂勞成瘵

孺人玃然一身周旋其間辛苦萬狀三喪相繼晝夜
號毀孱然弱息其泣呱呱水旱相仍門戶衰落若此
者非所謂禍而屈者乎孺人年六十時予壽以文謂
其德之必報屈之必伸遐筭純嘏可期也而今未及
三年乃嘉靖庚子冬十月懼脾疾閔三月辛丑正月
二日遂至瞑目嗚呼予之言皆不足徵矣彼造物者
獨何心哉其生成化戊戌十月八日享年六十有四
子男二璿娶黃珂娶李女三適毛岩張觀許夢文觀
夢文俱庠生孫男三選太學生娶趙遇娶伊遵尚幼
女二適太學生陸豫卿次許陳仕餘幼先是守坡莊
于文字圩祖塋茲璿珂卜卒之年正月二十二日啓

守坡之壙合焉持夢文狀來乞銘予故范氏館甥也
不得辭銘曰

謂德必報中壽匪耄謂屈必伸乃罹遭遠齒藥以
死抗顏夫子庇爾子孫不亡者存蘭萎玉毀里巷
奔誅勒銘幽堂用發潛光

姪載道墓誌銘

嗚呼善人云亡同里悼惜矧予姪載道視予猶父而
予未能以猶子視之今其亡也遺予無窮之悲既哭
之慟收淚勒銘嗚呼痛哉載道姓方氏諱策字載道
號東虞世居崑山南新瀆里曾祖盛 詔賜冠帶祖
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父鵬南京太常卿加封通議

大夫母高氏累封淑人載道自少穎敏年甫十三即
遊黌舍三試場屋皆不偶乃援例入太學需次吏部
考優等授光祿寺良醢署署丞進階徵仕郎奉使
河南周府主管壙旁於外幾一年連得父母訃既驚
且憂力疾奔喪號毀過禮忽忽若喪心遂不起嗚呼
痛哉平生篤於孝友事吾伯兄太常公夫婦曲盡愛
敬一服食之細躬自調理太常公喜登涉不遠百里
必侍行家居選勝闢園池列花石教童子歌舞以娛
老懷真有菜綵之樂心地坦夷不設崖壑足不跡公
府交朋友處姻黨惜臧獲一以仁厚周旋其間性喜
閒居暇則携壺榼東西小泛或經宿不返有不可意

事輒呼酒解之蕭酒闌輒能脫去世紛人以爲壽徵而不意止此嗚呼痛哉其生弘治己酉正月十四日卒嘉靖辛丑二月四日年止五十有二配周氏封孺人養利州知州在之女子男一世儒太學生娶闕里孔氏台州府通判承祖之女女一適嚴世相孫男一曙聘湯氏中書舍人士偉之女女一許陳刑部主事儒之子世儒卜卒之年十二月某日奉柩葬于李長山臣字圩新塋昭位從治命也銘曰

嗚呼痛哉此爲吾姪之兆五十而墓孰隆其孝一命而仆孰替其報鬱乎新阡從爾妣考遺吾無窮之悼嗚呼痛哉

許應乾墓誌銘

嘉靖壬寅二月某日厚齋許君卒越三月十又七日
權厝于邑東門外食字圩祖塋其二子昌國華國自
爲狀來乞銘君姓許諱載字應乾別號厚齋世爲崑
山人曾大父剛以子立貴贈文林郎吉安府推官大
父成父粲號鶴隨以醫名母彭氏君自幼惇慤不喜
浮華人見其心貌俱古自不忍欺弱冠游縣膠生產
素薄鶴隨侍吉安之任君獨綜理家政廢弛張寔予
錫賢而能竭力相君故賓祭吉凶之禮不廢人不見
其貧也祖母鶴外祖母全君事之曲盡孝敬及二母
以高年考終君又佐鶴隨殯殮祖姑寡居之亂君多

方司馬不使失所堂叔用光積學早逝君撫其遺
愛若已子閉門爲善日惟不足有餘力則苦志學問
無間寒暑兩目俱廢每試輒居高等縣大夫延爲廣
賓旬讀外不肯干一事從遊者日衆有以甲科顯者
君獨數奇場屋每赴即蹶僅以冠帶終其身人咸惜
之鶴隨得脾疾呻吟床褥者二年君與同寢處事湯
藥如一日旣歿旦夜呼天而號因抱心疾遂至不起
臨終顧謂諸子女曰脩短有數吾今得侍吾父于地
下死無憾矣其性孝如此推其生成化乙巳某月日
年止五十有八配即張先卒側室某氏子男二即昌
國娶周繼娶夏華國娶范俱庠生女二適某某孫

男五某某女四嗚呼鶴隨歿未久君以手書乞銘于
卜尚未及應而顧先銘君墓悲何可言學無益於取
科德不足以致壽彼造物者獨何心哉然君有子皆
有德向學他日必能發君不平之志亦可以瞑目矣
銘曰

既塞其名復櫛其年彼蒼者天名塞以學年櫛以
孝天與其報厥志數鬱厥憤弗平宜哉而傾遺德
津津克承有子庶幾不死

毛瞻雨墓誌銘

天之陰厚善人不於其躬於其子孫其乘除之妙有
不可知者蓋其祖宗培植既久則其後綿綿延延斷

而復續不至斬絕言諸草木雨露糞壅之功既盡則
雖隆冬枝幹枯落而根芽自生大抵皆爲善之報也
予姻毛君瞻甫諱岩號懷先世居崑之毛巷祖昌父
恩母張氏皆以種德稱於鄉君幼失怙甫冠即任家
事事母孝事兄悌處族黨內外恂恂然執弟子之禮
及長以善書爲從事事上官以勤以誠一切機械欺
隱之弊非惟不欲亦且不能故上官禮任之然非其
志也遂棄去與其配范孺人力田幹家家漸饒忽一
日得暴疾竟不起臨終顧孺人曰宗祀重事也吾雖
有遺腹未可保吾死當以兄子汀爲後未幾連育二
子有以此沮立後之議者孺人泣曰夫命也遂後汀

主喪事嗚呼君之立身未嘗行一不義鄉黨稱爲善人然弗克以壽終人咸惜之而不知二子俱出遺腹承宗繼享垂之無窮則天之所以報君者亦不薄矣儒人不忍君遠去擇所居之東某字圩築新塋勞苦萬狀上嘉靖壬寅十月九日奉君柩安厝推其生弘治癸亥正月十三日卒於嘉靖己亥正月四日年止三十有七配即范氏有賢行子男三長即汀娶錢氏次濡庶出次湊范出女二長適陳大經次幼汀奉庠生許夢文狀來乞銘銘曰

天之於人妙乘除兮感塞其躬陰其餘兮譬彼草木
木鬱鬱兮芳華榮耀自善世儲兮旣奪其年動隆

嘯兮乃遺二雛並神駒兮承桃享祀與生俱兮爲
善之報來徐徐兮矧有賢配用心劬兮乃豈新阡
邇厥居兮奠此靈魄永居諸兮我勒銘詩誰毀譽
兮堂封固寧保無虞兮

姪女梁孺人墓誌銘

吾崑梁氏世以孝友稱諸子姪皆篤學好善至可伯
尤俊拔吾兄太常公壻也一日率其子懋光衰絰謂
予求其室人幽堂之銘自爲狀叙其事行則曰吾室
人幼尊姆訓沉重簡默寡言咲慎動止其父矯亭公
鍾愛之日授以書其母高教以刺綉烹飪皆能領解
公與吾父高唐府君善吾因得委禽焉吾祖朝列府

君以嚴治家自吾諸父節推君而下昆弟妯娌家待
百口罔不率度室人周旋其間承上接下咸中典則
吾祖喜曰真儒家子也未幾吾母葉孺人久憊床褥
吾父亦困痿痺而吾患瘍勢甚劇數年之間室人奔
走醫禱無寧月至焚香額天求以身代及吾父母車
喪室人助吾經紀喪事哀毀踰禮吾引例入太學寓
京師者幾三年室人綜理家政教子女咸抵成立嘉
靖庚子秋公忽奄逝不數日其母繼之不數日其兄
光祿君又繼之室人驚痛每慟幾絕因感心疾遂不
起臨終呼子女曰吾得從父母遊地下吾無憾矣其
性孝如此叙其族出歲月則曰室人姓方氏世居崑

山南新瀆里祖諱麟 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父即倬
字諱鵬南京太常卿母即高氏累封淑人生弘治癸
五十月六日卒嘉靖辛丑五月五日得年四十有九
三男二長即懋光邑庠生娶陸氏太學生健之女次
懋元聘朱氏太學生邦奇之女女五長適邑庠生周
夢徵次適太學官生柴輔光卒次適太學生魏希正
次許陸汝問周法孫男二長崑璧聘朱氏太學生景
秀女崑崗聘何氏太學生一元女卜某年某月日葬
某處新塋敢乞銘嗚呼軫伯之狀旣詳且核不但可
以表吾姪女之賢而軫伯終始惻怛之情有足感人
者予何忍銘又何忍辭哉銘曰

生于儒門姆訓是尊嬪于名族婦道克敦外內施
遭遭家多疚痛我翁姑及我父母爰邁心疾九原
樂從蘭萎玉毀遺恨曷窮鬱鬱新阡伊邇家室子
孫瞻封永世無斃

陳德軋夫婦合葬墓誌銘

嘉靖乙酉十二月二日吾姻友陳君德軋卒其遺孤
韶尚幼其配吳孺人經理喪事越七日奉君柩葬某
字圩祖塋越十又五年爲嘉靖己亥閏七月二十七
日孺人卒韶卜嘉靖壬寅十二月十日啓君之兆而
合窆焉禮也韶本君側室陸氏出孺人爲韶嫡母愛
護如已子韶哭之慟痛念以孤貧墓道之石久弗克

伯無以表揚其親之善乃自爲狀謁予求銘其志亦
斷矣君諱吳字德輒號約庵世居崑之南新濱里祖
忠文思院大使父剛讀書授徒母金氏君少以善書
辟爲縣從事小心事事上官器委之領檄之京師數
年三原王公愛其才授江西樂安縣主簿部使者試
之曰能俾視仁和縣篆君一以公勤報其知不敢少
肆然樂安人以刀詐著名君部運至南都群猾相倚
爲奸君督察稍嚴遂誣君以汚名君一人辨衆口咻
之不能白因棄官歸時孺人獨處宦邸然無依知
不可留也携童幼四五人奉其姑不遠千里脫簪珥
爲費匍匐抵家群狡兼程而歸謀欲沮之至則行矣

鄉人咸服其先見君莖直和易與人無忤且精法律
力田教子守法不渝而孺人又以儉勤濟之又推愛
君之心以愛韶教之有成爲鄉塾師可謂忠於君者
矣君生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九孺人生某年月日
享年七十有七君初娶張氏早卒繼即吳無出子男
一即韶娶許氏孫男一雄女二長許金某次幼銘曰
吁嗟約庵有才弗究命也則慳伊誰爲咎吁嗟孺
人有勞弗施惟此斃疚獨力以支天道好還一息
再續爰紹書香庶幾瞑目有墓斯古有珉斯堅我
勒銘詩垂千百年

警齋王君墓誌銘

傳曰有志事竟成又曰君子脩之吉此以理論也然其間有不盡然者則造物者默寓乎中非人所能測識者也予友王君宗之性純敏弱冠從予兄弟學易在諸生中獨稱篤志伊吾之聲無間晝夜因得補學官弟子員嘗曰丈夫不顯用立功名於當世與草木同朽腐死不瞑目未幾即見斥於有司人咸惜之然其志不少挫愈自淬礪務欲爲君子開門授徒溫習舊得以圖後舉示門人必以身教事其祖若父以孝順稱待師友恭而信處族黨謙而和下至臧獲亦煦煦如子女鄉隣有匱乏者君雖不甚裕而多方周恤故鄉人稱爲君子官府數以役事擾之君外雖順承

而中實憤鬱遂得火疾變怪百出醫莫能措手呻吟
床褥者數年頻危作詩曰壽夭由天不用評存吾順
事沒吾寧平生辛苦曾何用空負寒窓夜半燈投筆
而逝嗚呼志大而無成作善而弗報傳之所言亦誣
矣彼造物者獨何心哉君姓王諱會字宗之號警齋
世爲長洲李巷人曾大父英大父裕父杲母某氏君
生成化庚子月日卒嘉靖甲午月日年止五十有五
配許氏生子男一渙娶馬氏女一適丘庠孫男三承
慶聘龔氏承寵承學俱幼女二長贅庠生高世臣次
幼渙卜某年月日葬于某處新塋世臣具狀乞銘嗚
呼由前言之似若可惜由後言之則君子之立身幹

家諸孫頭角嶄然他日必能奮蜚以擴大其門戶則
君之志可伸而善可報天理固未嘗泯絕也君可以
瞑目矣銘曰

冲霄之志終於垂翅宜奮而躡作善旣盈百疚是
膺宜栽而傾子孫穎秀肯堂肯構塞前裕後造化
乘除常變不渝其來徐徐良王斯痊銘詩攸寄垂
千百禩

紹興府儒學訓導支君墓誌銘

予與伯兄矯亭爲諸生時偕倪可琴支問竹顧未齋
陳望洋爲同門交號爲六友以道義相切磨相視真
猶兄弟至今人能道之惟問竹君所居崑之日新坊

道里通均予輩往來必造其廬君多延欸笑語盡日
時君大父敏父茂母李孺人俱在堂君外周賓賢內
奉甘旨禮備而情洽人稱爲能子君姓支諱節字通
甫號問竹立志高潔文思清古視取青紫易於摧朽
不肯多讓人未幾予四人先後取科登仕而可琴以
年長不樂進取遂棄去君孤立諸英少中志益堅學
益工日夜淬礪垂三十年有焚舟破釜之氣然屢戰
屢北年旣衰始得以歲貢行於是乃安於命領紹興
府儒學訓導期年而疾作度不可起乃設奠矯亭未
齋諸公告曰予生不辰老而愈困將從諸公地下續
舊日寒盟吾日遠矣其篤友誼如此卒之日僚友門

人撫棺而泣士夫吊者皆唏噓嘆惜亦可以占君之
爲人矣其生成化已丑月日卒嘉靖癸卯月日享年
七十有五配諸氏子男一韋娶盧氏先卒女三適某
適某韋卜卒之年某月日葬于某處持王君正法狀
來乞銘嗚呼君之赴官也予贈以文歷序六友通塞
不齊且言君才大用小之狀君嘆曰命也得苟延數
年托吾子志吾墓吾願足矣不意其言之驗之速如
此也嗚呼惜哉銘曰

濟濟青衿卓然六友道義切劘能敬而久彼美支
君窮經白首決志飛騫沒世弗偶徒負甲兵終棄
而走徒操椽筆乃繫其肘晚服卑官竊祿升斗而

復不勝懼此憚疚吁嗟支君命也誰咎枚淚勒銘
庶幾不朽

浦江尹吳先生墓誌銘

昔人謂諛墓中人囿厚利雖昌黎之賢不免況其下
者乎然當時公論不泯貧而有德則爲之立私謚今
也不然富人不知一丁譽之若不及士有德而貧至
乏隧道之石嗚呼可以占世變矣予師蹇齋吳先生
貧而有德者也其歿也予幼而力不足其友後齋呂
君成齋李君爲之經理喪葬成齋恐其遺德弗傳又
爲狀乞銘于予適契素心欣然諾之按狀先生諱蒙
六養正號蹇齋世居崑之惠安鄉弘治中割諱太倉

州曾大父伯招大父敬父瓚號貴庵母某氏先生幼
聰慧質粹而學勤廓乎有容人服其量貴庵授以經
學時每悟年弱冠膺廩祿有聲場屋遠近從遊者日
衆弘治乙卯中應天府鄉試四赴禮闈弗售正德戊
辰中乙榜授江西萬載縣學訓嘆曰非吾志也然於
訓迪則未嘗不盡心焉故得其緒餘者科貢不乏人
歲庚午丁外艱癸酉服闋改廣東潮陽縣學訓先生
憚遠行終以爲非其志遂致其事選部惜其才尋遷
浦江尹而先生不屑美素慕李成齋爲人卜居伊邇
茆屋一區荒田數畝月爲雞黍會出則共一小艇望
山入城怡怡如兄弟鄉人呼爲二老先是立堂姪承

德爲後晚年得一息自以爲爲善之報名曰天錫稍
長即束書付之笑曰不爲無所遺也生天順某年月
日卒嘉靖某年月日享年八十配沈氏先卒側室王
氏生一子即天錫娶周氏錢氏生一女適楊棐先卒
承德娶潘氏生四子應朝應龍與承德皆先卒其次
應奎應期一女適太倉州廩生葉有養卜卒之某年
葬某處啓沈孺人兆合窆焉嗚呼成齋爲乞銘予與
願齋仰山東某買石而書之非利而爲之也在成齋
則敦友道在予輩則隆即思且以爲薄俗勸也銘曰
博雲徙翮栖枳棘凌漢霜蹄困槽檻負材淹尼衆
所惜薄田菲屋更安適高年束書遺弱息彰彰善

報自天錫交道師恩義氣激買石勒銘志窻窻

王西洲墓誌銘

予友王君九成豐髯廣額儀表偉然自幼習舉子業
以貧弗克自給遂棄去弱冠即抗顏爲人師苦志向
學凡經史百家庠編野說皆涉獵大意爲詩雖引用
餽飭然每出新奇語且質敏而識博熟於禮文練於
世故大家有喪祭必延君理殮含應賓客善斟酌輕
重高下而周旋之不諂不瀆人稱曰能鄉里燕集樂
於得君譴而不虐一座皆歡大姓若陸東川水部葉
宗元沈伯道陸守耕孟西園爭延爲塾師教法慕焦
千之頗尚嚴曰求不負主人翁而已晚年依孟氏買

田卜居家漸饒予謝政歸奪而有之朝夕談笑陶情
詩酒或登涉必與君俱君性嗜飲花前月下予挈一
壺對君君輒浩歌或醉而起舞兩情方熟不意爲造
物者奪去嗚呼惜哉君姓王諱之韶字九成世居崑
之澱山西洲里故又號西洲大父某父某母錢氏生
成化己亥年月日卒嘉靖壬寅年月日享年六十有
四元配陳氏生子男一伯沂娶項氏女一適某繼配
沈氏生子男一仲沂贅蔣氏女四適某適某孫男三
某某二子卜某年月日葬南湓瀆祖塋其姻唐德甫
具狀乞銘銘曰

焦公之教車公之樂樂非太康教不負托西洲草

慮南濱幽塋生養死藏庶幾無忤

祭伯兄文

鳳之與兄相愛相信分實師生恩義兼盡兄掇高第
鳳忝同科分仕南北今譽寔多鳳旣懸車兄亦謝事
吊古尋幽以樂其志閉門著述德望四馳薦剡屢騰
大用可期胡遽末疾乃至不起玉毀山頽嗚呼已矣
鳳也悲慟率子與孫牲醴是將兄其監存

元儒中舉祭先隴

懿我二親積德弗違祐及孫曾發解掄魁三世科名
伊誰之力豈後之能惟先之積茲將北上赴試南
宮陰庇惟親俾安且通進酒割牲封塋瞻拜庶幾

格歆靈爽如在

會中祭耒齋文

公昔結社以文會友道義可宗公獨居首自公之去
盟寒會休冀公之歸再續舊遊詎意德人遽爾長逝
泰山其頽嗟異一世某等碌碌茫無所歸四三知己
晨星漸稀式奠清醑瞻拜蟒玉公神如生鑒此誠曲
祭土穀之神文

惟神叅贊造化發育萬物凡我庶民悉賴生植時維
仲春東作夕興秋歲事告成謹具牲醴用伸
伏願雨暘時若五穀豐登官賦足供民食充裕神其

鑒知

祭里賢文

嗚呼群公鄉邦之秀或沾一命或躋上壽歿而祭社
在禮則宜矧我子孫一氣所遺茲維仲春薦此庶品
神爽聿臨瞻望凜凜

祭始祖先祖文

祀止四代禮制則然肇育子孫我始我先乃缺蒸嘗
報本寔愆茲維令辰式陳酒筵合我族人奠獻惟虔
行祠祭文

於維吾父古之遺直歿而爲神靈爽赫赫於維吾母
肅肅德容克配君子安享榮封於維吾兄萬夫之秀
學博行脩光前裕後鳳也無似薄祿是耽生違溫清

死違殮含一念未伸痛裂五內肖像以從私懷少慰
我冠繡服威儀儼然誠心幹運天親復全在父有子
在兄有弟孰曰不宜禮因起義勒文堅石爰示子孫
起敬起孝事亡若存式具牲醪告此哀幽神之格斯
畀我多福